

<<黑暗的左手>>

图书基本信息

<<黑暗的左手>>

前言

关于厄休拉·勒古恩 倘若我们将创作了世界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1818)的玛丽-雪莱夫人算作一个特例的话,那么,此后的一百多年里,科幻小说简直成了男人的专有领地,女性的声音微弱得几近于无。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种情况才因一个实力雄厚的挑战者的出现得以改变,从此,“男人的专有领地”里插上了象征女性崛起的旗帜。这位了不起的挑战者就是厄休拉·勒古恩。

厄休拉·勒古恩1929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她的父亲是一位人类学家,母亲是一位作家。勒古恩一家平时住在伯克利市内一座红杉木搭建的房子里,夏季则前往附近纳帕山谷的农场避暑。勒古恩小时候,家里总是高朋满座,她在亲友、图书、音乐和故事的陪伴下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荏苒,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二战阴云密布全世界,勒古恩的三个哥哥都加入了军队。外面的世界战火纷飞,而纳帕山谷里却空山寂寂,在那些无人陪伴的静谧夏日,勒古恩常独自在山间漫步。

回忆起那段时光,勒古恩十分感慨,她认为,那些空山独游的日子,正是她心灵成长的开端。勒古恩曾就读于著名的女子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现并入哈佛大学),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文学专业硕士学位,并赢得富布赖特奖学金,前往法国游学。她在“玛丽皇后”号邮轮上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历史学家查尔斯。

勒古恩。他们于1953年在法国巴黎结婚。不久,查尔斯接受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聘请担任教职,于是,勒古恩随夫一同前往并定居于波特兰。半个世纪以来,勒古恩和丈夫一直住在波特兰市威拉米特河畔一所透过窗户能望见圣海伦火山顶上皑皑白雪的房子里。正是在这儿,勒古恩写出了《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 1969)、《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 An Ambiguous Utopia, 1974)和“地海传说”系列等传世之作。

勒古恩绝对算得上一个大器晚成的作家。她五岁便开始学习写作,并立志成为作家,但她认为自己早年的诗作和散文无可称道。直到三十三岁时,她才在《空想》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四月巴黎》(April in Paris),三十七岁才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勒古恩认为,谁一旦立志写小说,就该尽早动笔,但得坚持五年甚至十年,才能写出真正优秀的小说。

勒古恩的创作范围非常广泛,她既写科幻小说、奇幻小说,也写现实主义小说、诗歌、散文,还写青少年读物、剧本和随笔。截至目前,勒古恩已经出版七部诗集、二十二部长篇小说、一百多篇短篇小说、四部文集、十二本儿童读物,以及四部翻译作品。

在美国科幻作家当中,能像勒古恩一样有如此高的产量,同时保持如此高水准的人,可谓凤毛麟角。勒古恩的大多数作品都一版再版。她最受推崇的奇幻小说“地海传说”系列,在英国和美国销售数以百万计,并被翻译成十六种语言,流传于世界各地。她最重要的科幻小说之一《黑暗的左手》,因其对两性问题的全新思考、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度的文学成就,被公认为“划时代的伟大作品”,同时获得了两项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和星云奖。她的另一部科幻小说《一无所有》重新界定了乌托邦小说的范畴和风格,同样荣获了雨果奖和星云奖两项世界大奖。

而她的那些现实主义小说,则因让读者看到了她体恤大众伤痛的悲悯之心,同样广受好评。在她创作的儿童读物中,“飞天猫”系列备受欢迎。而凝结了她四十年心血的译作——老子的《道德经》(Lao Tzu: Tao Te Ching, 1997),也得到了各界高

<<黑暗的左手>>

度赞誉。

勒古恩这一生可谓获奖无数：一次美国国家图书奖，五次雨果奖，六次星云奖，十八次《轨迹》杂志读者票选奖。

除此之外，她还曾荣获弗朗茨·卡夫卡奖、英语世界小小说的最高奖——小推车奖、美国艺术文学院颁发的霍华德·沃塞尔奖，以及美国《洛杉矶时报》颁发的终身成就奖，等等。

2003年，勒古恩被美国科幻奇幻作家协会授予“大师奖”。

在勒古恩的很多作品中，我们都不难发现两个主题：自然条件对文明的影响，以及不同文明的碰撞。

《黑暗的左手》和《一无所有》两部小说都涉及自然条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风俗、文明的变迁与冲突。

在《黑暗的左手》中，冬星的严寒深刻影响了这颗地球上文明社会的方方面面，最终形成了奇异的单性(或无性)文明；而在《一无所有》中，同种同源的生命分散在两颗自然条件截然不同的星球上，因之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最终形成了两个迥异的社会。

不过，无论勒古恩笔下的文明冲突显得多么难以避免，她的文字却总是淡然而平和。

她就像一个“致虚极，守静笃”的道家哲人，静静地体察着幻想世界里的花开花落，月缺月圆。

在这种深受道家“无为”、“自然”思想影响的写作态度之下，勒古恩的小说中不会出现某些畅销书里那些华而不实的情节，但她所讲的每一个故事，都能不动声色地折射出现实世界的尖锐矛盾，无论是男性与女性、东方与西方、现实与梦境，还是正义与邪恶等等，都在作品中有独到诠释。

当你读完小说，掩卷沉思，就会发现，在勒古恩那朴实无华的叙述中，纠结与冲突的永恒命题似乎都挣脱现实的束缚，找到了化解之道。

<<黑暗的左手>>

内容概要

冬星，寒冷，偏僻，远离人类活动范围，但人类的一支仍旧在这里扎下根来，生长繁衍。

终于有一天，人类联盟发现了这一支兄弟。
他们伸出了手：回来吧，我们的兄弟。

机动使，联盟与未知星球第一次沟通的使者，代表着人类联盟善意的手。
担任这一职位的人必须坚强勇敢，因为他是孤身一人，深入未知；他必须睿智机敏，以理解当地的政治与人情；最重要的是，他必须胸怀宽广，能够包容当地种种奇异的观念和风俗。

冬星是对以上种种素质的最大考验，因为它是人类所知的唯一一个单性繁殖社会。

闻所未闻的风俗、变幻莫测的政局、国家的冲突，加上猜疑、背叛和出卖，阴暗的冬星似乎将永远游离在人类联盟之外。

但黑暗中伸出了一只手。
它是要与机动使相握，还是排斥来自远方的善意？
它代表着光明，还是黑暗？

<<黑暗的左手>>

作者简介

勒古恩

美国科幻/奇幻大师，被誉为世界幻想文坛的女王。

1929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曾就读于著名的女子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现并入哈佛大学），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硕士学位。

勒古恩的创作范围十分广泛，除幻想小说外，她还创作诗歌和青少年读物。

迄今为止，勒古恩共获得五次雨果奖、六次星云奖、一次美国国家图书奖和十八次《轨迹》杂志读者票选奖。

2003年，勒古恩被美国科幻奇幻作家协会授予“大师奖”。

她的代表作《黑暗的左手》、《一无所有》均为雨果奖、星云奖双奖作品。

<<黑暗的左手>>

书籍目录

- 第一章 埃尔亨朗的庆典
- 第二章 冰雪腹地
- 第三章 疯狂的国王
- 第四章 第十九日
- 第五章 驯旧良直觉
- 第六章 奔向欧格瑞恩
- 第七章 性问题
- 第八章 前往欧格瑞恩
- 第九章 叛徒伊斯特拉凡
- 第十章 米什诺里的对话
- 第十一章 伊斯特拉凡的独自
- 第十二章 关于时间和黑暗
- 第十三章 押往自愿农场
- 第十四章 逃亡
- 第十五章 去往冰原
- 第十六章 穿越火山
- 第十七章 欧格瑞恩创世纪神话
- 第十八章 穿越冰原
- 第十九章 回家
- 第二十章 徒劳无益
- 附录：格森星历法及计时法

<<黑暗的左手>>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埃尔亨朗的庆典 我打算以讲故事的方式来陈述我的报告，因为在我的故乡，从小别人就教导我：事实其实是想象的产物。

事实能否取信于人，取决于讲述的方式，这就像我们那儿海里出产的一种奇特的有机珠宝，佩戴在这位女士身上光彩夺目，而佩戴在另外一位女士身上则会变得黯淡无光，最后化为尘土。

事实并不比珍珠更可靠、更连贯、更完整、更真实，两者同样脆弱易变。

这个故事并不全是关于我的，讲述者也不只是我一个。

事实上，这到底是关于谁的故事，我也说不好；或许你的判断会更加准确。

不过，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假使有些时候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讲述了另外一种事实，你大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取舍——所有这些事实都同样真实，都从属于同一个完整的故事。

故事得从1491年的第四十四天说起，这个时间相当于冬星卡亥德王国的图瓦月奥德哈尔哈哈德日，也就是元年春天第三个月的第二十二天。

这里的每一年都叫做元年，而对过去和未来那些年代的称呼则会在每个元日发生变化，因为人们是以不变的现在为基础往后或者往前数的。

于是，时间是元年的春天，我置身于卡亥德王国的首都埃尔亨朗，我的生命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而我自己却浑然不觉。

我走在一个游行队伍里，紧跟在戈斯瓦乐手后面，身后就是国王。

天上下着雨。

这是一座风暴肆虐的石头城，乌云笼罩着阴森的城堡，雨点洒落在幽深的街道。

阴暗的城市中，游行队伍像一条金色的河流，缓缓地蜿蜒流动。

最先出场的是埃尔亨朗城的商人、权贵和工匠。

他们衣着华丽，表情热切而又沉着，在雨中悠然漫步，如鱼得水。

他们一列一列地走过，步调却并不一致。

这支游行队伍里没有士兵，连假扮的士兵都没有。

他们之后是来自卡亥德王国各个领地及联合领地的领主、市长及代表。

这部分人要么独自一人，要么五人、四十五人或是一组四百人一组，形成了一支色彩斑斓的庞大队列，伴着金属喇叭、中空骨木管吹奏的乐声以及电子长笛那单调纯净的轻陕曲调向前行进。

各个大领地式样各异的旗帜以及沿途装点的黄色三角旗被雨水淋得稀里哗啦一团糟，每组人风格各异的音乐也在彼此冲撞——各式各样的曲调混杂交织，在幽深的石头街道上回荡。

这之后是一群变戏法的人，手里拿着一个个锃亮的金球。

他们把金球高高抛起，划出一道道闪亮的弧线，接住后又继续向上抛去，形成一道道闪亮的魔术喷泉。

突然间，就跟他们真的抓住了光线似的，金球闪出耀眼光芒——太阳钻出了云层。

接下来是四十名演奏戈斯瓦的黄衣男子。

戈斯瓦是只有在国王出席的场合才会演奏的乐器，它的声音可笑而阴郁，就像有人在低吼。

四十支戈斯瓦一齐奏出的声响足以把人震疯，把埃尔亨朗的城堡震倒，也足以震落大风天云层里的最后一滴水。

这就是皇室音乐，难怪卡亥德王国的历任国王统统发了疯。

再下来就是皇家队列了——警卫、本城及皇宫的达官显贵、众议员、参议员、大臣、大使、王国的贵族。

他们没有排成整齐的队列，步调也不一致，走路的姿态却是高贵异常。

阿加文十五世也在其中，他身着白色的束腰外套、衬衣和马裤，裹着金黄色皮绑腿，戴着黄色尖顶帽。

一枚黄金戒指是他全身上下唯一的一件饰物，也是他地位的象征。

这支队列之后就是御辇，由八名壮汉抬着，上面点缀着黄色宝石，显得十分粗陋。

御辇是远古时期的象征性遗物，几百年来，并没有哪个国王乘坐过。

<<黑暗的左手>>

御辇旁边是八名护卫，身上都佩带着“劫掠枪”。

这些枪支来自更为蛮荒的年代，里面却并不是空的，装填着许多软铁做的霰弹。

国王后面跟着死神，死神后面跟着技校生、大学生和各行业学徒。

接下来就是王室成员，那是一长溜的小孩子和年轻人，穿着白红金绿各色衣服。

在整个游行队伍的最后，是几辆缓缓行驶着的深色汽车。

即将竣工的盖特河拱桥附近有一座新近用木材搭成的平台，皇家队列的人——我也走在其中——都聚集到了台上。

此次游行是这座拱桥落成庆典的一部分。

拱桥的落成标志着埃尔亨利新公路及内河港工程的全面竣工。

这项大工程耗时五年，疏浚了河道、修建了房屋和道路，阿加文十五世因之可以在卡亥德王国名垂青史了。

我们挤挤挨挨地站在平台上，身上的衣服又湿又重。

雨已经停了，太阳照在我们身上。

冬星的阳光明亮又灿烂，同时也变幻不定。

我对站在自己左边的那个人说道：“好热啊，真是太热了。”

站在我左边的那个人——一个身材矮胖、皮肤黝黑的卡亥德人，顶着一头油腻的头发；他穿着一件厚重的金绿色相间的皮外套和一件厚重的白色衬衣，还有一条厚重的马裤；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条沉重的银链子，链环有手掌那么宽——一边拼命地出着汗，一边答道：“是很热。”

我们挤在平台上，周围是市民们一张张仰起的脸庞，就像整整一河滩圆圆的褐色鹅卵石。

鹅卵石中间闪着云母的光芒，那是几千双专注的眼睛。

国王踩着一块原木踏板从平台走向拱桥的顶部。

拱桥顶部的两根方柱尚未合龙，高高地耸立在人群、码头和河流上方。

国王往上爬的时候，人群骚动起来，开始不停地大叫：“阿加文！”

他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人们也没指望他会有回应。

戈斯瓦乐手们奏出了最后一记声若雷鸣、极不和谐的巨响，随后停了下来。

全场一片沉寂，阳光照射着城市、河流、人群和国王。

下方的泥瓦匠事先已经启动了一个电动绞盘。

国王走向高处的时候，拱桥的拱顶石也被高高地吊了起来，随后安放在两根方柱之间的缺口当中。

虽然这块巨石重达数吨，安放时却几乎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两根方柱合而为一，一道拱桥就此造就。

一名泥瓦匠拿着泥刀和木桶，站在脚手架上等候着国王；其他工人全部顺着绳梯滑了下去，活像一群跳蚤。

国王和那名泥瓦匠跪倒在踏板上，跪倒在太阳与河水之间的高处。

接着，国王拿过泥铲，开始往楔石与方柱的接缝处抹灰泥。

他不是简单地摆摆样子就把泥铲还给泥瓦匠，而是有条不紊地干了起来。

他用的水泥带一点点桃红色，跟其他地方抹的灰泥颜色不同。

我看着国王辛勤劳作了五到十分钟，然后又问左边那个人：“你们的拱顶石上抹的都是红色灰泥吗？”

这样问是因为河的上游高耸着一座美丽的老桥，那座老桥的拱顶石周围也是同样颜色的灰泥。

那个男人——我得交代一下那人是男的，因为前面我都说过“他”和“他的”了——一边擦着黝黑额头上的汗水，一边答道：“远古时期，拱顶石都是用骨粉和血混合而成的灰泥固定的，人的骨头和血。”

你知道，没有这种血脉的连结，拱桥就会坍塌。

现在我们用的是动物的血。

”

<<黑暗的左手>>

媒体关注与评论

既丰富多彩又别出心裁……既优雅又完美。

——迈克尔·摩考克 小说中的瑰宝。

——弗兰克·赫伯特 扣人心弦，清新流畅。

条分缕析，兼具深刻与丰饶，显示出强健的智力和诚实的心灵。

既有诗一般迷人的魅力，又绝不迷醉，而是清醒地面对现实。

——布莱恩·奥尔迪斯

<<黑暗的左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